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會箋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章玉植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會箋卷十一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導弱水至于合黎

漢書作合黎

蔡傳曰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

北亦名羌谷

箋

按孔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史記

正義曰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

下

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

又北流經張掖

縣三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山海經廣注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窮石在今之西郡那冉蓋其派別之源耳通鑑唐紀行方討茂州叛羌黃郎弄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即是水也統志弱水在今甘州衛城西地有甘浚山故名合黎山在今行都司城西北四十里蔡傳曰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箋按朱子曰導水凡九條弱水

最西北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雍梁西
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為四瀆宗且發源
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為先漢發源于西在江之北
故次于河江在漢南故次于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
次于江淮在濟南故次于濟渭水所經止于雍州于
一州為大于九州為小故後及之洛水所經止于豫
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按弱水已下皆言禹導
水循行之次第也

餘波入于流沙

卷十一

蔡傳曰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

行故曰流沙

箋

按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

昆侖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地理志張掖居延縣

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括地志居延澤在甘

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據後西被于流沙居延澤

在張掖縣東北不得言西被矣管子曰桓公西伐大

夏涉流沙杜佑通典曰燉煌即古流沙深有合于西

被之說矣段國沙州記洮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干糒于地

千古乾字也

都不生草木蕩然黃

沙周迴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高居晦使于闐還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始涉磧磧無水西百五十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門關至

瓜州沙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
禹貢流沙也徐退山曰出玉門以西都是沙磧魏太
武自玉門度流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餘波盡消故
不言入海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蔡傳曰地志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
張掖雞山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
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諾江皆入于南海

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時其上程氏
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
稱西洱河者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
又正趨南海箋按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山海
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于燉煌過三危山而南流
入于南海孔傳曰黑水自北而南過梁州入南海括
地志曰黑水源出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南流絕
于三危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西河舊事

曰三危山俗亦謂昇雨山史記注作卑羽山字之謫也錐指仍之亦誤韓苑洛曰在今肅州衛城西一十五里水南流去積石河幾及三百里故入南海不與河通正義謂河水自積石以西皆多淤流故得越河而南其說非也南海交趾之海倪氏縈曰交趾水之大者為富良江分為左右江至南寧方合為一入廣西至廣東廣州府入海其間亦有三峽春夏之間水高百丈史記注謂揚州東大海非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蔡傳曰張騫窮河源云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

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

山所謂崑崙也二說恐薛氏為是箋按唐史契丹傳

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元鼎踰湟水

至龍泉谷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又南

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虜曰悶摩黎山元鼎劉姓

傳云薛非循吏傳有薛大鼎當記誤耳又唐史吐谷

渾傳慕容伏允耄不治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
行人貞觀九年詔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
王道宗等率兵擊之伏允謀入磧疲唐兵道宗曰柏
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在方馬羸
糧乏不如按兵鄯州君集曰北海雖遠可鼓而致也
行軍趣南登漢哭山戰烏海又行空荒之地二千里
盛夏降雪乏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

元朱

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
北千五百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

百餘里
為大澤

望積石山觀覽河源則唐之探河源者不

始劉元鼎也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

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

箋

按元史地理志河

源附錄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往求河源都

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

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

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河源在土蕃

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
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
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轅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
阿拉克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迺遡東驚成
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恰爾楚與赤賓
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喇又水東南來名雅爾
楚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
涉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言九渡通

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
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
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
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
哈達此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
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
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庫濟及庫德
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博勒齊爾四達之衝也

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
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
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
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
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恰爾瑪爾楚
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
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博勒齊爾始有州治官
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

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
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
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
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
細流傍貫莫知紀極

爾雅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

山皆

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盖恰爾瑪爾楚及貴德博勒齊爾也

元學士潘昂霄錄

宋易氏彥

祥曰河自廓州積石軍北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

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
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里
至河州枹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亦
名唐述山今人目龍支縣山為大積石此山名小積
石又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北二十里東北流三百
八十里至會州之會寧縣西北有黃河堰又五百三
十里至靈州之迴樂縣枕黃河後魏刁雍開富平東
南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經靈武縣又一千餘

里至西受降城

一統志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開元初為河所圯張說于城東別置新

城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

今大同府朔州西北有天德山唐天德軍

城在馬

又二百里至中受降城三百里至東受降城三

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遏突厥河轉南流

三百五十里至朔州之鄯陽縣西三十里又三百七

十四里至嵐州樓煩郡今大同府界之合河縣西二

里北有合河關又七十里至石州之臨泉縣二十里

又經定胡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又經

平夷縣西五十里

今石州寧鄉縣

又四百二十里至隰州之

永和縣北六十里

唐志縣北有永和關

又經大寧縣又二百里

慈州之吉昌縣北六十里又經文城縣孟門山又縣

西南三十六里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

俗名石槽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為河之巨阨

又一百八十里至河中府之龍門縣北二十五里乃

龍門口河自積石至龍門計四千七百二十餘里傳

云三十里非

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在

蔡傳曰李復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

箋按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

古鑿字

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則禹所鑿者不過如此呂氏

春秋曰古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

逆流

唐志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在今延安府宜川縣黃河之中

名曰洪水禹乃

決流疏河為彭蠡之障所活者千八百國則禹未鑿

時河之故道可知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

史記作盟津

蔡傳曰華陰華山之北也孟地名津渡處也箋按易

氏曰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

華陰縣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河至此東流

左傳注華

陰縣東潼關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通典本經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因以為名

陝州之芮城縣又五十里至硤石縣有砥柱山在河

中又三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南五十里又至

河陽縣後為孟州南城四面臨河謂之富平津古謂

之孟津

武王會諸侯處亦曰武津亦曰河陽津水經云小平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史記作大邳

蔡傳曰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大伾張揖以為在成臯

成臯之山西去洛汭既已太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為

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箋按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

館趙孟于洛汭杜預曰洛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

為汭易氏曰孟津東百里過今鞏縣有五社渡

建武初朱

鮪遣賈彊蘇茂將兵三萬人從五社渡攻溫即此

洛水入河謂之洛口亦名

什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又經記

水縣本漢成臯縣一名虎牢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

縣南五十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東北流至黎

陽縣

今大名府濟縣

大伾山在縣南七里俗號為黎山鄭玄

以大伾在脩武武德界臣瓚以為脩武武德無此山

今黎陽縣山豈不是大伾乎

北過泲水至于大陸

泲水史記作降漢志作絳鄭玄泲讀為降下江反

蔡傳曰泲水今冀州信都枯泲渠也

箋

按正義曰地

理志泲水在信都縣班固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

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
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張洎
曰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桑
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注引此作入漳云絳水
發源屯留下亂流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金史地理
志衡水縣有長蘆河蓋即是降水也据酈注漳水逕
南宮縣故城西其水與隅醴通為衡津又有長蘆淫
水之名

淫當作降
字之譌也

金史之所據也今降水出屯留縣

西南方山東北流經冀州入海與枯澤異又按易氏
曰大伾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南五里又八十
里至澶州頓丘縣南二十五里北流一百二十里至

魏州之貴鄉縣

今大名府
元城縣

大河故瀆在縣西三里俗

云王莽河

河渠書禹醜二渠以引河一出貝丘一
出漯川王莽時廢塞故俗謂之王莽河

又

北流二百一十里至冀州南宮縣泺水故瀆在縣東
南六里又北二三百里至趙州之隆平縣舊為大陸
縣書所謂北過泺水至于大陸者也徐氏常吉日導

河北過泲水至于大陸漢志冀州信都有泲水夫既過冀州信都則已越邢趙而之北矣又安得求二州之境或曰大陸即鹿城縣鹿與陸通但鹿城縣在泲水西北此處水已將入海不應又折而西北也唐割鹿城置陸渾則大陸之在其地者亦有可據今按山海經敦與之山泲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夫以大陸為水名則不必專指一地以求之矣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程氏曰周時河徙矜磔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泲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實指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可考也

箋

按漢馮竣曰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宋趙偁曰禹之治水自冀抵滄景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所謂既滅難明者以九河故迹雖存久經湮塞難以按循若淪海又何謂難

明也春秋緯寶乾圖曰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廣鄭玄曰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淤塞八河廣拓齊地塞其東流八支并使歸于徒駭也其故跡往往可循至漢以河間名郡其命義可知矣安在盡淪于海也周譜定王五年大河南徙戰國時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賈讓曰齊與趙魏以河為竟則定王五年所徙之河是也至漢文帝時河決酸

棗武帝而後則決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又決平原決渤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澶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此蔡傳謂東南流與河大相背戾者也呂氏春秋曰鉅陸之北分為九河又合為一河以入海孔傳曰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入于渤海臣瓚曰武帝

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禹之時不注渤海也
余謂逆當訓迎如周書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春秋如
齊逆女之逆言九河其實迎逆大河之水以注海也
漢許商謂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如
必又開通合為一河以入海何禹之不憚煩也孟子
禹疏九河注之海則九河各自注海可知鄭玄以為
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逆是也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

史作導漾

蔡傳曰水經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

導漾者其西源出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

漢箋按巴漢志漢水二源東源出氐道縣之養山名

養郡國志氐道養水出即漾水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逕嘉

萌入漢始源曰沔水經漾水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

又東至廣漢白水縣西蔡傳引常璩之說不審白水

為二字誤作會泉又易始源曰沔句於逕葭萌入漢

之上馮嗣宗曰漢至沮縣即為漢水沔水自出沮縣
蓋別為一水也古言沔漢二水者多混為一又按山
海經漢水出鮒鰌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
郭璞曰書云嶠冢導漾東流為漢禹貢錐指曰按尚
書嶠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鰌山也
殊不審經言漢出鮒鰌漢乃漢譌顓頊都濮陽葬鮒
鰌山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
十五里其不為漢水明矣安得為隴西之嶠冢乎景

純妄注之而胡氏据以釋經疎矣

蔡傳曰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岷冢而同為漢水

箋按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東漢則禹貢

之導漾自岷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

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

夏水而下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

今岷州逕階沔與嘉陵水合又逕懷安利劍果合與

衛界

涪水合入于江

又東為滄浪之水

史作
蒼浪

蔡傳曰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

滄浪洲水曰滄浪水

箋

按庾仲雍漢水記云武當縣

西四十里有滄浪洲荊州圖經武當縣西北有滄浪

洲長四里廣十三里水經注亦曰西北今但云縣北

似遺西字

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蔡傳曰三澁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

者名滙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汭水疑即三滙之一然據左傳漳滙遠滙則為水際未可曉也按

水經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滙地之南在邵縣之北注云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滙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滙水名也劉澄之云在竟陵蔡邕漢津賦窮滄浪乎三滙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參去聲俗云是三滙水即蔡傳云出磨石山者蓋即三滙之一承天府志

今安陸府以司

馬河為一澁

即出磨石山者

馬溪河為一澁石家河為一澁

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汊水即索隱所稱三
參水也左傳宣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澁昭二十
三年司馬遷越縊于澁澁皆水際及邊地名與此無
涉

蔡傳曰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按
日記曰漢水至漢陽軍大別山而南入江是名沔口
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易氏曰漢水東流

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至此名漢水

興元今漢中府又

七十三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

縣百步

今洋縣

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二里

金州今興安州又

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

今平利縣

又經洵陽縣又

經均州之豐利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

當縣西北四十里至此名滄浪水東南流經襄陽府

之樂鄉宜城二縣又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

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十步

今安陸府鍾祥縣

又三

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南縣有三汊水即三澁也又經

沔州漢川縣至漢陽府大別山之東北入江

漢自嶠冢至此

二千四百二十里

大別定四年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

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
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寰宇記二別
相去一百二十餘里吳氏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別山
漢水自北來入江

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彭蠡古作彭麗

蔡傳曰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

縣

箋

按水經曰沔水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

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注曰毗陵舊會稽之屬縣今丹徒縣也舊去江三里江即北江也然漢雖入江不應改漢為江今廬江自北入江謂之北江宜也

蔡傳曰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既在大江之南於

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

箋

按唐地志

江州尋陽縣有廬山有彭蠡湖有彭澤縣不曰南匯

而曰東匯者漢志豫章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則

彭澤在彭蠡之東矣東匯澤者謂東匯彭澤為彭蠡

也蠡亦古螺字水盤漩如螺紋也不曰北為北江而

曰東為北江者海內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

彭澤西一統志引經曰三天子山在率東率山今在

休寧縣俗名張公山黃省曾廬山吟云少讀神禹經

昔為天子都以廬山為天子都誤也郭璞注經曰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東南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入海是廬江入江在大江東迤北也江自西而東至此迤邪而北與北江會故曰東為北江也若漢水入江久在彭澤之西又何有東為北江者乎山海經又曰贛水又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江是湖漢九水在大江之南至此而東北入江謂之南江南北二江皆匯于彭蠡而岷江始得謂之中江周職

方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則漢水不在三江之數
可知地理志曰禹貢中江在丹陽蕪湖江水自蜀來
歷數千里而至此始言中者以南北二江既入始可
以言中也孔傳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此大謬
也若三江並入震澤則震澤益助其驕何由而致定
乎

蔡傳曰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日龍門九河等處
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

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
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彼方負其險阻頑不
即工即官屬之往亦未必遽敢深入但意如巢湖江
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
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

箋按通鑑魏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渚

湖汎溢以灌淮南湖在今廬州巢縣之西周迴四百
餘里南出于東關口東南有石渠世傳為夏禹所鑿

謂江淮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可乎
禹貢彭蠡既豬禹荀未至其地乃懸揣以立言乎吳
起對魏武侯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亦言其地
勢險阻云爾岳州三苗故地洞庭其所據豈彭蠡亦
所據乎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尚書
禹徂征有苗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倘不知彭蠡
之源甚廣而官屬未敢深入將徂征者非禹乎誓衆
而衆不行乎輿地志廬山紫霄峯下石室中有禹刻

篆文凡七十餘字只有洪荒漾余乃樛六字可辨餘
巨識設禹未至其地篆何由刻乎

岷山導江

蔡傳曰岷山即瀆山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
所導也箋按雲南志金沙江源出于吐蕃之犁石南

流漸廣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麗江鶴慶又東過四
川之會川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叙南然後合于岷
江四川志岷山在茂州之列鵝村其跗曰羊膊山江

水所出水利志江源在羊膊嶺分為二派一西南流

為大渡河

一名羊山江

一正南流謂之南江明末江陰徐

弘祖出關至昆侖歸作溯江紀源云河自昆侖之北
江亦自昆侖之南其龍脈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
池以達五嶺江之所以大于河也

東別為沱

蔡傳曰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

箋

按宋晁氏曰今永

康軍導江縣西北二十里有沱江水經所志之沱其

源岷江是也

水經江水自彭天關東逕汶關氏道縣北東別為沱

自導江東南

流至彭州永昌縣西為都江者杜佑所志之沱也

杜氏

通典沱水在濛陽郡唐昌縣唐地志儀鳳二年析九隴導江郫三縣置

自都江至天勅

山分而為二一名瀘水自天勅山十五里復合于都

江一名廣濟江自天勂山東流至彭州九隴縣復合

于都江自永昌之都江東南流至成都府郫縣北為

郫江者漢志所謂禹貢沱江者也

漢地志蜀郡郫縣禹貢沱江在西南

入江賦玉壘作東別之標亦謂沱也

又東至于澧

虞喜志林澧是江源之別流

蔡傳曰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西北入江鄭氏曰經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分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箋按孔

傳曰澧水名疏曰楚辭云濯余佩兮澧浦則澧自水名也地理志武陵充縣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北又東過長沙下雋縣

西北東入于江郭璞曰江湘沅水共會巴陵頭故號
為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范致明
岳陽風土記曰水經澧水上承孱陵縣澹水王仲宣
曰悠悠澹澧口下會赤沙湖東南注于沅水謂之澧
江口沅水注于洞庭謂之鼎江口若以洞庭為九江
則澧水入沅同沅入湖澧水即九江之一不得東至
于澧乃過九江也蔡傳疑下言九江澧水既與其一
則澧非水名總由泥洞庭為九江耳若依漢志九江

在尋陽則澧為水名又何嘗與九江之一乎

過九江至于東陵

蔡傳曰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

西北者非是

箋

按漢地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

鄉水經江水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又東左得青林口酈道元注云水出廬江郡之東陵

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書云過九江至于東

陵者也水經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

蘇山許慎曰灌水出雩婁縣則東陵在江灌之間可知也通鑑梁韋叡攻魏至合肥諸軍進至東陵晉書卞壺傳峻至東陵口壺與戰于陵西成帝紀作西陵括地志西陵在黃州黃山西二里此二陵相為東西史記楚世家秦拔我西陵即是地也蔡傳乃以巴陵為東陵據岳陽風土記曰巴丘本漢下雋縣之邱漢志下雋屬長沙今鄂州蒲圻縣界此其地耳水經所謂本吳之巴丘邱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丘縣于

此沈約宋書州郡志夷陵漢舊縣吳改曰西陵是西陵之名乃起于吳安得以二陵相為東西而遂以巴陵為禹貢東陵耶朱子以為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按通典尋陽舊縣在今江北蘄州界今黃州府蘄州也晉溫嶠移尋陽于江南梁改江州今江州去湖口四十里實非古九江地也班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貨殖傳注九江江南豫章是南楚也

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
六十五里疑陰陵即為東陵乃欲于今之江州求之
宜不知其的在何處矣

東迤北會于匯東為北江入于海

蔡傳曰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
匯不應曰北會于匯

箋

按括地志彭蠡湖在江州尋

陽東南五十二里廬山記畧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
湖北對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餘里荊州記曰宮亭湖

即彭蠡湖也亦曰彭澤湖一曰匯澤蒙前匯澤為彭蠡故于此但言匯也上文東為北江者以廬江北來入江是為北江而大江自西來而匯之故曰東也至此而彭澤諸水北來入江是大江受廬江之先入在彭蠡西此則彭澤之繼入又在其東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也孔傳曰迤溢也正義曰迤靡迤邪出之言故為溢也鄭氏曰漢與江鬪轉東成澤然漢自大別入江至此七百餘里何由別其所匯者為漢水耶故知

廬江在北彭澤在南至此與大江交會皆揚州川也
又按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也傳以為北
江未詳

易氏曰考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松
州交川縣古西羌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
流二百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二百步

禹貢解引此
作冀州冀水

縣誤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
此又經蜀州之青城縣彭州之導江縣又三百七十

里至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即東別
為沱者也又二百里至眉州通義縣東三里又經陵
州之籍縣嘉州犍為縣又五百六十里至戎州犍道
縣東北十步東流五十里經南溪縣又經瀘州之綿
水江安二縣又三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川縣南三十
步東北流渝州之萬壽縣七百里至渝州巴縣南又
三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東流三百五十里至忠
州臨江縣南百步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浦縣又

經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又三百一十里至夔州魚復縣瞿塘峽在縣東二里又一百里至巫山縣江水南去縣一里波流峻急或有冒險朝發白帝暮宿荆渚其間千二百里又經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有空船峽在縣東百二十里又經峽州之宜都縣南二百步又二百里至峽州夷陵縣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縣西北有西陵山自縣折沂江二十里又峽口名為西

陵峽峽長二十里所謂三峽此其一也

一統志巫峽西陵峽歸峽

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畧無斷處

東南流入夷道縣百步又三百三

十里至江陵郡江陵縣東流經公安石首二縣東南

至澧州界即東至于澧也

易氏以澧州為即禹貢東至于澧大謬

東流

五百七里至岳州巴陵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

五十步周迴二百六十里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

陵亦名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江水過九江而後

至于東陵自巴陵東迤北經臨湘縣北又經鄂州之

蒲圻縣五百一十里至鄂州江夏東流經武昌北又
經興國軍六百里至江州德化縣又六十里有水自
南來入江合流其澤名彭蠡所謂匯澤為彭蠡也下
至蕪湖為中江班史志之易氏以澧為澧州又以巴
陵為東陵皆與蔡傳同譌舛假若澧在今湖廣澧州
之境與大江相去四五百里何由與大江會為一乎
至以巴陵為東陵之誤已見前東陵下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蔡傳曰沅水濟水也地志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始發源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于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箋按山海經王屋之山澗水出焉澗音而西流注于泰澤郭璞曰即沅水也水經注濟水東逕原城南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為衍水即沅水也衍沅聲相近傳呼失實也其一水

枝津南流注于渙水

即春秋
渙梁

俗謂之白澗水吳氏曰

沅水之伏而見也近見于河北之濟源者終于入河

是為北濟遠見于河南之滎澤者終于入海是為南

濟

溢為滎

史記溢為滎
作洸漢作軼

蔡傳曰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

滎見豫州

箋

按水經注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

其後水流徑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蔡傳

謂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蓋以此也又按
古滎澤有二水經濟水又東逕滎澤北故滎水所都
也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錡及滎預注縣東滎
澤也此滎澤在河南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
左傳作預注此滎澤在河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
滎澤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蓋沅水所溢被河南
北故也

東出于陶丘北

蔡傳曰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箋按水

經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流
南濟也注曰地理志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
在南墨子以為釜丘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
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尚書所謂導菏水自陶丘北
謂此也唐書許敬宗傳高宗問曰書稱浮于濟漯今
濟與漯斷不相入何故而然敬宗對曰夏禹導沅水
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淤地

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汭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東
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
于汶是也

又東至于荷

蔡傳曰荷即荷澤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
派濟流至其地爾箋按易氏曰沅水出王屋縣王屋

山南行九十里至濟源縣境方名濟水南流一百二
十里而入于河自入河處東南三百三十里至鄭州

之滎澤縣有古滎澤東五十里至鄭州又一百里至汴州東北二百四十里至曹州濟陰縣有定陶鎮後以為縣屬廣濟軍又東北九十里至荷澤陶丘在廣濟軍之西荷澤在廣濟軍之北凡古濟所經之地自河至此七百餘里又曹州圖志濟陰縣南三里有荷水俗謂五大河今名廣濟河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蔡傳曰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

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箋按水經

濟水故瀆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

東北來注之汶凡有五北汶嬴汶柴汶浯汶泮汶也

此為北汶易氏曰濟會于汶北流一百里至須城縣

西二里又經齊州之長清縣東北流經豐齊縣西二十

六里三百里至臨邑縣西四里又經全節章丘臨濟

三縣唐志武德二年置譚州并置平陵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因更名全節元和十五

年省全節入歷城又經淄州之鄒平縣南三十里又經濟陽

又一百九十里至高苑縣七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青州博興縣北百步東北流入海

蔡傳曰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箋按國策燕王謂蘇代曰齊有

清濟濁河以為防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酈道元曰濟水通受清之目矣今兗州府汶上縣有大清河以為即濟水入海之故道云又有小清河在歷城北即古濼水春秋桓公十八年會齊侯于濼即

此也

導淮自桐柏

蔡傳曰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
柏導之耳箋按郎氏仁寶曰淮源當依禹貢出桐柏

山胎簪低于桐柏百餘丈源又小荊州記桐柏淮源
湧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漢地志復陽
縣注應劭曰在桐柏下復山之陽則大復亦桐柏支

山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蔡傳曰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

故也入海在今淮浦箋按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

經蔡州之朗山縣又三百八十里經眞陽縣南八十

里北至蔡州一百里又經褒信縣又經新息縣南五

里又三百里西南流經潁州汝陰縣南五里東流二

百二十里經下蔡縣後為壽春府又五里至宿州蘄

縣南七十里又經虹縣又經濠州之招義縣即漢睢

陵地漢志所謂泗水至睢陵入淮者也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又二百四十里至泗州臨淮縣東流經宿遷縣東北流經漣水縣又二百七十里入海胡朮明曰漢志淮水出桐柏至睢陵入海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金氏曰淮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此說近是漢志至睢陵入海乃淮陰之謠三千字亦謬今據易氏疆理考淮入海行二千七百一十里則漢志三千乃二千之謠金氏之說亦未足據

導渭自鳥鼠同穴

蔡傳曰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
孔傳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
足信也箋按山海經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東
流注于河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為鶡其鼠為鼯河圖
括地象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沈約宋書曰沙州甘
谷嶺有雀鼠同穴雀色白鼠色黃唐志渭州渭源縣
有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伽藍記赤嶺不生草木

其山有鳥鼠同穴鳥雄鼠雌共為陰陽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有鳥曰本周兒同穴而處傳以為怪誕不經殊失考也又同穴山名亦誤此蓋言鳥鼠同穴本是一山而同穴止宿之處又高且大故鳥鼠為同穴之枝幹傳以鳥鼠同穴為不經則同穴之山何所取以為名也楊用修曰鳥鼠同穴修撰岳正戍邊時親見之書傳乃以鳥鼠為一山同穴為一山非也東會于涇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陳氏曰澧涇大與渭竝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溯流言于此也

箋

按易氏曰鳥鼠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舊屬雍州禹導渭始此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襄武縣東流五十里至隴西縣縣後為鞏州又至秦州之伏羌縣一里又三百里至秦州上邽縣北三十里又一百二十里至階州之南由縣南四十里縣後并入吳山又三百二十里至鳳翔府之岐山縣南二十里又經

京兆府之渭南同官咸陽三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
年縣北五里又二百六十里至華州華陰縣東北流
二十五里有永豐倉入河謂之渭丘按唐志隴州吳
山縣本長蛇貞觀元年更名吳山階州領縣三將利
福津盤隄無吳山縣也易氏階州誤當作隴州

導洛自熊耳

蔡傳曰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家
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

箋

按山海經謹舉之山洛水

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

洛南縣有元扈山有洛河

水經洛

水出上洛縣謹舉山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邵堯夫詩曰昔禹別九州導洛自熊耳自有兩未審孰為是東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書傳稱上洛斯言得之矣蔡傳又安見禹所導之熊耳在盧氏而不在上洛耶東北會于澗瀝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鄭氏曰洛水其上源不遠不及渭漢其流之所經不

過涇沔其行僅千餘里而入河箋按易氏曰洛水出

冢嶺山東流七十里至上洛縣東北流九十里至洛

南四十里乃在熊耳山之西浮梁之水出焉浮梁誤當作浮

濤山海經熊耳之山浮濤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四百六十里至虢州盧

氏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東流經河南府之福昌

縣東北流經壽安縣又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南

縣四里洛陽西南三里自苑內上陽之西東都苑內有上陽宮

瀾漫東流六十三里至緱氏縣東北流七十里至鞏
縣會伊瀍澗之水一百四十里而入河據此洛自冢
嶺至入河一千六百九十里今按水經注洛水自河
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經於會
澗瀍之下又言會伊者謂此

禹貢會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會箋卷十二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九州攸同

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序言別此言同先別而後同也箋按孝經援神契曰計較九州之別土壤山林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塉不墾者千五

百萬三千頃帝王世紀曰其時九州之地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同軌同文同倫之盛具見于此矣太史公匈奴傳讚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何承天地讚九州攸同時惟禹跡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屢遷名猶不易

四隩既宅

史記隩作
與宅作居

蔡傳曰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箋按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

朔方以命官言禹貢四隩既宅以萬姓言也國語曰
禹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湯作江誥曰古禹臯陶久勞
於外民乃安東為江北為河南為淮西為濟四瀆已
侯四瀆視諸侯故云萬民乃居是也

九山刊旅史記刊作棐

蔡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道通而旅祭也箋按山海

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

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

臧與藏同東西南北中為五臧漢志曰山海天地之

藏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禹貢九山當合九州之山而言之史記索隱以為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岐是九山也不應於導山之後又復言之况禹貢導山自岍至於敷淺原凡二十有七何獨有取於九山雍州荆岐既旅同一旅也又何取岐而舍荆周禮典瑞職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是九山為九州之望山至此而旅祭也

九川滌源

蔡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

箋按益稷篇禹

曰予決九川距四海管子曰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
及於海者命曰川水也水經曰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凡六十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
不應於導水之後專於九水復言之當以九州之大
水為九川也周禮川衡掌大川中川小川注曰川流

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孔傳曰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史記索隱專指所導之九水非也

九澤既陂

孔傳曰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也箋按周職方

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望者者古諸字兗州

大野雍州弦蒲幽州獫狁

今山東萊陽縣有獫狁津

冀州楊紆并

州昭餘祁是為九澤陂障也詩彼澤之陂毛傳曰澤陂障也呂氏春秋曰禹乃決流疏河為彭蠡之障則

九澤亦指九州之澤周禮有澤虞掌大澤中澤小澤
注曰澤水所鍾也禹貢曰九澤既陂是也漢溝洫志
曰禹時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
蓋謂此也

四海會同

蔡傳曰會同與灘沮會同同義

箋

按河圖括地象曰

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
千里益稷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古皆以東夷西戎

南蠻北狄謂之四海四海會同即周書所謂四方民
大和會者也漢徐州刺史荀文若問鄭玄周禮父之
讐辟之海外謂以海水為四海辨之據禹貢四海並
多以水言如黑水入於南海東漸於海皆海水也其
言會同者如導江東為北江入於海東為中江入於
海導河同為逆河入於海導淮東會泗沂入於海皆
海水也何用取辟之海外以致辨也又如吳都賦百
川派別歸海而會亦是義矣若灘沮會同雖大小遠

近不一而會同則一也

六府孔修

蔡禹謨傳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
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
以補其不及而六者無不修矣箋按六府者春為生

物之府盛德在木夏為長物之府盛德在火秋為成
物之府盛德在金冬為藏物之府盛德在水土旺夏
季而居中為鎮物之府穀以稼穡作甘為養物之府

木仁火禮金義水智而土信五行之官各修厥職政
在養民農殖嘉穀可不謂六府之孔修哉蔡傳以禹
謨水火金木土穀以為相克於洪範水火木金土又
以為相生吾未知其必然也

庶土交正

蔡傳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
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

按庶土謂若冀土白壤堯土黑墳青土白墳徐土赤

埴墳揚荆土塗泥豫土惟壤下土墳壚梁土青黎雍
土惟黃壤是也傳謂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
交正者鄭注孝經曰分別五土別其高下若高田宜
黍稷下土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是也孔傳曰
交俱也庶土俱得其正

底慎財賦

史記作
致慎

蔡傳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

箋

按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曰此九者取于任

地與餘財非取于民者也太府掌九貢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凡官府都鄙之吏及職事受財用焉禹貢所謂財賦者殆猶是也底慎者所斂之財無濫用也豈但致謹其入而已又周禮均人職云凶札則無財賦

咸則三壤

蔡傳曰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為上中

下三等

箋

按爾雅曰則常也注謂常法也周禮春官

五命賜則鄭氏曰則地未成國之名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孔氏曰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之國同名為則周書作雒篇解云受則土于周室是也壤穀土也于穀又定為上中下三等之法纂要曰上中下謂之三壤

成賦中邦

蔡傳曰土賦或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箋

按四夷有貢而無賦謂土賦及四

夷者非是上財賦則取于任地與餘財此則九州中
賦取于民所謂冀賦上上錯充賦貞青賦中上徐賦
中中揚賦下上上錯荆賦上下豫賦錯上中梁賦下
中三錯雍賦中下皆有成法以輸于帝都故曰成賦
中邦也

錫土姓

蔡傳曰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箋按隱八年
左傳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

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唐書張說
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
為之姓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
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
賜族久乃為姓又按國語曰帝胙禹以天下賜姓曰
姒氏曰有夏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有土有
姓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也黃氏曰舊有土者功高
則加錫已有姓非大功大德不別賜金氏曰水土既

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勲德輯其分族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蔡傳曰台我距違也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箋按鄭氏曰其敬悅

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曰台曰朕皆謂舜也五帝本紀曰十二牧行而九州之民無敢辟違舜十二牧也今按祇敬也祇台德先即周書

無逸皇自敬德之意言天子先自敬其德則天下無
敢違距禹之告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
丕應徯志盖天下大應我且有先意承志者誰敢不
讓敢不敬應其尚有距違朕行者哉

五百里甸服

蔡傳曰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
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
也箋按孔傳曰甸服去王城四面五百里大抵服以甸

名者蓋皆為天子治田者也井田之制始自黃帝虞夏以來當未之或改其時八家同井則中為公田夏小正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畿內為天子治田故有公田亦曰甸服自是而後禹之甸法綿歷于殷周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祭公諫周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鄭氏曰服治田出穀稅所行皆禹之甸法是也商易貢為助借

民力以耕公田其實皆甸法也仲虺之誥所謂纘禹舊服也孟子所謂惟助有公田以勸滕文行助法故耳其實禹時已有公田也

百里賦納總

蔡傳曰禾本全曰總

箋

按孔傳曰甸服內之百里近

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据聘禮賓至于朝卿致館門外米芻皆二十車薪芻倍禾鄭氏曰禾藁並刈者也薪芻倍禾各四十車也由此推之則當時

納總不止于供國馬也

二百里納銍

蔡傳曰刈禾曰銍半藁也

箋

按孔傳曰銍刈謂禾穗

一詩臣工奄觀銍艾毛傳曰銍穫也

三百里納秸服

蔡傳曰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

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

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

箋

按史記索隱曰禮郊

特牲云蒲越藁秸之美則秸是藁之類也秸言服者
孔傳云服藁役孔疏云舉中以明上下朱子曰冀州
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
之中皆言達河以紀其帝都之道冀帝都亦曰入河
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明海道亦可致也豈遠郊粟
米不假船漕或行百里二百里徑使三百里之民代
為轉輸而並無水路曲直之異同乎蓋三百里言服
者五百里皆為甸服而服役之事則自三百里止役

不及于太遠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蔡傳曰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箋按周禮地官舂人掌凡米事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是粟與穀同與米別也金氏曰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諸此服

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制也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不遠納于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五百里侯服

蔡傳曰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箋按甸服外即為侯服甸為最近故伊訓侯甸羣后咸在是時猶沿夏制故特舉近者言之周職方王畿外五

百里曰侯服侯服外乃為甸服與此異矣

百里采

蔡傳曰采者卿大夫邑地

箋

按馬融曰采事也各受

王事者舜典亮采惠疇臯陶謨亮采有邦采皆訓事

是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

小都之田任縣地注曰家邑之田謂大夫所食采邑

三百里曰稍小都謂卿所食采邑四百里曰縣若依

傳為卿大夫采地則采地在甸服五百里外矣不太

遠乎周禮大行人職曰采服其貢服物則采服在五
百里或以是耳周制男服之外為采服則去王畿二
千五百里亦可謂采地乎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蔡傳曰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
安內附也箋按周書洛誥曰侯甸男邦采衛言侯而

不及伯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亦止言男
而不及子作書者隨舉以成文也又帝都居中八方

之地漸遠則漸廣諸侯受地倍于子男非地不足以容故諸侯建國遠在男邦之外非先小後大之謂至所謂三百里者第一之百里為采第二之百里為男邦是二百里也自三至五各得一百里以為諸侯是為百里者凡三總三百也呂氏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

五百里綏服

孔傳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箋按書有曰克綏厥猷

惟后又撫綏萬邦天子之事也然地廣不可偏制民衆不能獨任故又以撫綏遠域之意寄之于列辟而甸服侯服之外是曰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蔡傳曰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箋按聘禮注曰四衛革

路賈公彥曰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呂氏春秋曰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騫以行其教皆揆文奮武事也揆文奮武皆

所以安內治外不必分文為內武為外禹謨曰文命
敷于四海又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文亦不止于治內可知周九服以衛服居中
即禹貢綏服之奮武衛武成言邦甸侯衛康王之誥
言侯甸男衛衛服之外聖人不強其來也綏之而已
五百里要服

蔡傳曰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箋按
國語曰蠻夷要服通典曰南蠻其在唐虞之時與之

要質故曰要服周禮大行人職曰衛服外方五百里
要服其制亦本於此皇侃孝經注曰春秋稱禹會諸
侯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
九州九州之中計有萬國也商頌殷武曰天命多辟
設都于禹之績唐孔氏疏曰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
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
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
禹貢曰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

每服之外又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于五千也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而稱述之以為功也凡言至于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于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經文從何而往而言至于哉蔡傳以要為羈縻是乃唐宋以後之事也唐書蘇頌傳古稱荒服取

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之而已此蔡傳之所本也虞夏之間恐

未必然孔傳謂要束以文教也

按所言七千里四千里有不同者言禹貢

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而相距為七千里也要服之弼當周夷服去王城四千里也

詳見臯陶謨注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傳曰蔡放也左傳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于此

箋

按經曰夷孔傳曰夷守平常文教事王者而已蔡馬

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若如傳所云流放罪人聖王之世聲教四訖安得于五服之內四方各設一服流放罪人哉昭元年傳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陸氏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𣪠音同云搃𣪠散之也孔氏曰𣪠為散之義故訓為放也竊意上蔡字當讀如擦謂揮散之耳蓋置之于閒散之地也羅苹注路史曰流共工蔡蔡叔此五宅三宅之二亦見其必然也

五百里荒服

蔡傳曰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

箋

按爾雅曰荒大也

山海經大荒之中大荒之隅言荒而必曰大荒是也
詩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荒皆訓大益稷篇禹曰惟荒
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則是時荒服君長皆上所建言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其荒
大廣遠為何如也荒服之命名自當以此馬融曰政

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與蔡傳荒野之說恐非先
王時建萬國親諸侯意也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傳曰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
罪有重輕故地有遠近之別也箋按舜典曰蠻夷率

服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于荒服三
百里中命之曰蠻者所以志武功也又二百里曰流
王制千里之外曰流鄭氏曰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

移或貢或不貢無常處也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
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未有以為流放
罪人者商頌長發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周書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
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淮南子曰禹所治四海內
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豈弼成五服
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遂為窮荒蠻貊哉故知其制
服之義必不然也又周禮大行人職侯服歲壹見其

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服采服四歲壹見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也想禹時要服荒服亦必有所貢但王者不貴遠物雖各有土貢而不及致詳也

蔡傳曰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

賦所出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箋按
舜分冀東北為幽并二州則冀北地廣可知堯典宅
朔方禹時朔南暨則冀北地廣可知蔡傳疑冀北之
地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者蓋冀北之地
自石晉棄幽薊十六州以賂契丹不隸中土者六百
餘年生平足跡所未至其疑冀北之地恐不及二千
五百里者又何怪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蔡傳曰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

箋

按趙氏吳越春秋曰禹使大章步東西暨亥步南

北山海經曰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又堯典光被蔡傳曰被及此因暨及而改曰被覆遂謂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非是蓋東境遼東地皆隔海若但言暨被則至海而止故曰東漸流沙在西極之表故曰西被朔南暨朔即朔方南即南交見堯典非東西言地朔南不言地之謂

聲教訖于四海

孔傳曰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箋按

畢命曰樹之風聲子思子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孟子曰德教溢乎四海即禹貢東漸西被朔南

暨聲教意也

漢唐注疏以朔南暨聲教句

四海有二義漢魏以來

凡言四海者皆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為四海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當主是言劉宋元嘉時何承天纂文專以四海為海水禹貢東為中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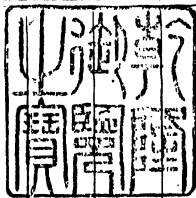
入于海東為北江入于海當主是言山海經有海內
東經海內南經西經北經又有海外東經海外西經
南經北經豈虛也哉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蔡傳曰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
而告成功于舜箋按竹書紀年帝堯八十六年司空

入覲贄用玄圭山海經崑崙山是生玄玉宋書符瑞志
水泉流通則玄圭出資治通鑑帝堯七十有二載命

禹平水土八十載禹功告成禹本紀帝錫禹玄圭正義曰帝堯也皆以為堯時事傳言舜誤蓋禹功告成因以玄圭為贄錫與于堯即舜典修五玉三帛之義也



禹貢會箋卷十二